

彷徨

魯迅著



文学小丛书

彷徨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23 字数 88,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4 $\frac{8}{25}$ 插页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册

定价 (2) 0.30 元

前 言

《彷徨》是魯迅的第二个短篇小說集，包含小說十一篇，写作于1924、1925两年間（初版于1926年8月），几乎是与第一个短篇集《呐喊》的写作时期相衔接的。它所反映的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25年五卅运动前的一个时期，作者所揭露和攻击的也就是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象在《呐喊》中看到那一历史时期的农民的面貌一样，在《彷徨》中我們看到了那时的知識分子和妇女的面貌。在《在酒楼上》的呂緯甫和《孤独者》的魏連父身上，作者写出了找不到出路的两种不同性格的知識分子的悲哀。从《祝福》中的祥林嫂和《伤逝》中的子君，又給我們显示了匍匐于吃人的礼教和制度之下的劳动妇女和知識妇女的命运。象《离婚》中的爱姑那样“拚出一条命”的勇敢

的农村妇女，也终于屈服于官僚地主的淫威之下。他们都是时代的牺牲者。通过这些作品，作者说明了一个真理：没有坚强的反抵和斗争，就没有生路。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写作技巧上，《彷徨》是比以前的作品更进了一步的。作者在《“鲁迅自选集”自序》中说这些小说，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文中又说过这样的话：“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

編 者

朝发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瑱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離騷》。

• 作者从《离骚》中引来这几句诗作为本书的题词，在后来的《自选集自序》中曾经有过如下的说明：

“这些（按指收在《呐喊》中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关于作者和《新青年》杂志的密切关系，除上举《自选集自序》的说明外，可再参看本丛书《呐喊自序》。作者所说的《新青年》的团体，指由《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委员和主要的撰稿者形成的团体；1922年7月《新青年》停刊，这团体也就散掉了。（本书中注释、除有署名者外，均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所加。）

目 次

祝福.....	1
在酒楼上.....	27
幸福的家庭.....	43
肥皂.....	55
长明灯.....	72
示众.....	88
高老夫子.....	96
孤独者.....	111
伤逝.....	144
弟兄.....	174
离婚.....	191

祝 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鎮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时时发出閃光，接着—声鈍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魯鎮的。虽說故乡，然而已沒有家，所以只得暫寓在魯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輩，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講理学的老监生^①。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鬍子，—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后即大

① 理学又称道学；“講理学的”人就是所謂道学家。监生是国子监生員的簡称（国子监原为国学，在清朝只存空名，不施教育），分廩监、例监二类：廩监系由祖先的功勛資力按照規定的制度取得；例监則系援例捐資取得。

罵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題在罵我：因为他所罵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談話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書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飯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們也都沒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魯鎮年終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鷄，宰鵝，买猪肉，用心細細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紅，有的还带着絞絲銀鐲子。煮熟之后，横七豎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請福神們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滿天飞舞，夹着烟靄和忙碌的气色，将魯鎮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書房里时，瓦楞上已經雪白，房里也映得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搨^①的大“寿”字，陈搏老祖^②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經脫

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頼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見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③和一部《四書村》^④。無論如何，我明天决計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东头訪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見她；而且見她瞪着的眼睛的視綫，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变之大，可以說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經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

① 用銀硃等紅色顏料从碑上搨下字来，叫做朱搨。

② 据《宋史》卷457《隱逸列传》：陈搏是五代时人，隱居武当山和华山修道，曾被称为“神仙”。

③ 《近思录》是一部所謂理学的入門書，由宋朝朱熹、呂祖謙編选宋朝理学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张載四人的文字而成，共14卷。清朝初年茅星来和江永都曾为此書作过集注。

④ 《四書村》是一部解說《四書》的書，清朝駱恒軒著。

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挂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你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裡

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見，不如說有罢。

“也許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么，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躊躇，什么計画，都挡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話来，“那是，……实在，我說不清……。其实，究竟有沒有魂灵，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問，迈开步便走，慇懃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話怕于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为在別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別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实該

負若干的責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覺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况明明說过“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說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給人解决疑問，选定医生，万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說不清来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話的必要，即使和討飯的女人說話，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記憶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書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魚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現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經云散，然而魚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無論如何，我明天决計要走了。

我因为常見些但願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

事也一律。果然，特別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內室里談話，仿佛議論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說話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說：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見是一个謬种！”

我先是詫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話于我有关系。試望門外，誰也沒有。好容易待到晚飯前他們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誰生气呢？”我問。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簡捷的說。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問。

“老了①。”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縮，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約也变了色。但他始終沒有抬头，所以全不覺。我也就鎮定了自己，接着問——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

① “老了”即“死了”

罢。——我說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沒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經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說不清”和他之所謂“穷死的”的寬慰，心地已經漸漸輕松；不过偶然之間，还似乎有些負疚。晚飯摆出来了，四叔儼然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讀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①，而忌諱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該用一种替代的隱語，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問，而終于中止了。我从他儼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攪他，也是一个謬种，便立刻告訴他明天要离开魯鎮，进城去，趁早放寬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悶悶

① 这是宋朝理学家张載的話（見《张子全書》：《正蒙》，亦見《近思录》），这話的意思是：鬼神是阴阳二气变成的。